



# 吉藏大師與三論宗

蔡惠明

## 一、吉藏大師的應化事迹

吉藏大師（五四九—六二三）是中國佛教三論宗的實際創始人。他祖籍西域安息，所以又稱胡吉藏，生於建康（今南京），俗姓安。七歲時隨父去拜見真諦，真諦爲他取名吉藏。後從法朗出家，學習經論。十四歲就學習「百論」，十九歲起開始爲衆覆講，受到僧俗大眾的歡迎，當時的陳桂陽王對他很器重。

吉藏受具足戒後，學戒並進，聲望日高。陳末，隋軍進攻建康，社會極爲混亂，他和同學前往各寺，搜集佛教經疏，藏於三閭堂內。在此期間，潛心閱藏，由於他涉獵經典非常廣泛，因此他的著述注引相當駁博，就得力於此。隋平定江南後，他移居會稽（今紹興）秦望山嘉祥寺，講經說法，從學的弟子多達千餘人。後世因而尊他爲「嘉祥大師」。他在寺開講「法華經」，並自著章疏，及天台宗創始人智顛回歸天台山，他就於開皇十七年（五〇七）八月二十一日，與百餘人聯名上書，恭請智者開講「法華經」，但智者因病未去，不久即圓寂於新昌。他就從智

者弟子灌頂聽講「天台教觀」（據「續高僧傳」卷十九「灌頂傳」）。開皇末年，他應晉王楊廣的禮請，到揚州住慧日道場，受到特殊禮遇。楊廣從揚州赴長安，邀吉藏同行，安排住長安日嚴寺，即埋頭整理「維摩經」等著述。他的「淨名玄論」也是這時寫成的。隋煬帝次子齊王楊，早聞吉藏的名聲，於大業五年（六〇九）請他蒞臨府第，邀集長安僧俗名士十餘人，舉行佛學辯論會，公推吉藏爲論主。當時有齊、陳、周三國論師僧桀與他對辯，往復四十餘次，結果獲勝，因此名震四方，當時他已經六十一歲了。

隋覆滅後，唐高祖李淵初到長安就下敕召見佛教知名之士，吉藏被列爲代表應召。武德元年（六一八），唐朝設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務，他被選爲十人之一。他在長安先住實際寺和定水寺，後來唐太宗之弟齊王李元吉請他駐錫延興寺，被奉爲師表。他博學多識，歷受陳、隋、唐三朝王室的尊崇，恃才傲物，行不拘檢，「續高僧傳·吉藏傳」稱他「縱達論宗，頗懷簡畧，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對於他的德行，畧有微詞。

吉藏晚年長住長安，使三論之學由江南傳到北方。在這段時期，他寫了「論疏」，並對三論中的要義作了專章的闡述，如「大乘玄論」、「三論玄義」等。另外，他為適應北方對於「法華經」的要求，寫了有關「法華經」的注釋多種，以及其他大乘經的注疏等。唐武德六年（六二三）五月圓寂，世壽七十五歲，臨終還寫了一篇「死不怖論」，葬於陝西終南山至相寺的北巖。（見「續高僧傳·吉藏傳」）

## 二、吉藏大師的佛學思想

吉藏的佛學思想及其學說淵源於攝山學系。攝山自梁僧朗、陳僧詮相繼，成為江南三論宗的發祥地。僧詮門下最傑出的有興皇寺法朗、攝山（棲霞山）慧布、長干寺慧辨、禪宗寺慧勇等，而法朗為最著名。僧詮在攝山弘佈三論及「摩訶般若經」，到了興皇法朗始兼講「涅槃經」，此時三論宗的學說已具備一定的規模。據「續高僧傳·法朗傳」記載，他原與慧勇、智辨、慧布等就學於攝山止觀寺僧詮。僧詮經常對他們說：「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宗。」認為不是隨便出去講的。因此僧詮住世時，法朗等都不敢講三論。僧詮圓寂後，慧布留在攝山，法朗到金陵，住城郊興皇寺，慧勇、智辨亦各自講學，他們三人「各擅威容」，各有其長處。因為攝山之學是禪學兼講，所以法朗在興皇講學，享有盛名。本傳上稱他「禪門宏敞，慧聲遐聞」，在僧詮弟子中「莫高於朗」。當時金陵講義學、弘禪法的僧人很多，又有梁代以來成實師等兼講大小乘，因而眾說紛紛。法朗在這樣處境中傳三論，就不得不與各方面進行辯論，他駁斥了各種異說，甚至對同門智辯、慧勇也提出批評，稱他們講的不是真正的三論，而是「中假師」。後來天台智者也到金陵，法朗令他的弟子向智者辨難，當時有個名嵩師的僧人，不同意這樣的

評論，撰作了「無諍論」，稱法朗「屢毀諸師，非斥眾學。」法朗門下在家弟子傅繹則寫了「明道論」，為法朗辯護。在這樣的環境下，法朗的學說也變成多方面的，交錯複雜，成為他的學派的一個特徵。時人稱「詮公四友」的法朗為「四句朗」，形容他講說中常四面八方地扯開去。吉藏從法朗受業，後來亦廣弘三論，他的學問授受淵源是明顯的，既受法朗影響，但有所發展。

吉藏的一生學說出現了三次變化。最初他是宗承本師法朗的學說，以深究「涅槃」為主；後來攝取天台宗的「法華玄義」；最後則傾其全力於三論的闡揚，著述「三論玄義」，樹立了自己的宗要。他不僅繼龍樹、提婆在「中論」、「十二門論」、「百論」中的緣起性空思想，而且在僧肇、道融「關內義」與僧詮、法朗「山門義」的基礎上撰「三論玄義」等書，以三諦、中道為佛性，倡導諸法性空的實相論。在教相判釋上，以破說一切有部所得見（空）為主旨。集三論之大成，樹立自己的宗要，被稱為「新三論」，以區別於他以前的「古三論」，（即鳩摩羅什門下僧肇、道融的「關內義」，或稱「關河舊說」），以及僧朗、僧詮、法朗三世相承的「山門義」。隋初，官方曾把當時佛教各類師說的代表人物組織成各種團體，名為「象」，以便於宣傳他們的主張，一開始成立有五象，即在北方廣泛流行的「涅槃」、「地論」、「智論」、律、禪。這是朝廷承認的佛家學說。吉藏初到長安，不在五象之內，為了自己能站住脚跟，同「五象」代表人物進行辯義。他原在法朗培育之下，辯才無礙，內學根底深厚，這時便大顯身手，一舉把五象領袖人物，包括經歷過北朝齊、陳、周三國論師僧桀在內全駁倒了。這使他名噪一時，受到廣大信敬，從而使三論之學開始以宗派形式出現，並奠定立宗的理論基礎。

三論學說和天台教觀，在形式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例如兩宗都禪教並重，推崇「智論」、「中論」，並講「法華」、「涅槃」，在教理上也都講中道、二諦等。實際上，兩家也曾有過交涉。上文會談到智者到金陵，是與當時講禪教的學人經過諍論以後才定住下來的。智者初到，法朗正在講「智論」和三論，他自己沒有出面而是令門人前去辯難的。據「續高僧傳·智顛傳」記載：「興皇法朗，咸弘龍樹，更遣高足，構難累句，磨鏡轉明，措金足色，虛往既實，而忘返也。」雖然這說法有些誇張，但由此可見兩家是有過交往的事實。這裏所謂「高足」，很可能有吉藏在此。對照灌頂編的「國清百錄」，篇末附錄有吉藏致智顛信三通，措辭謙遜，表示要向智者請教，還有吉藏敦請智者到會稽開講「法華疏」，雖因開皇十七年智者身患重病，不久即圓寂，沒有去成；但這些資料表明，吉藏以後輩身份，對智者的尊敬是符合禮節的。至於「灌頂傳」說吉藏聽灌頂講「法華」，那不大可能，因吉藏比灌頂大十幾歲，從現存他的「法華」著作，如「法華經游意」、「法華經義疏」、「法華經疏畧」、「法華經玄論」等來看，都是表達他自己的觀點，很少有因襲天台宗義的。再從兩宗的學說體系和方法論來說，他們的根本觀點是不同的。三論宗的方法論著眼於「無所得」，不但對「立」說如此，對「破」也是如此。吉藏既不執於「立」，也不著於「破」，而是以否定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的。天台宗就不同了，它提出「一念三千」的實相說，是用十法界，即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凡），三種世間（即五陰世間、衆生世間、依報國土世間）等相配，認爲一心具有十法界，十法界一一互具成百法界，而十法界又各具三種世間，成三十種世間，依此推算，百法界就具有三千世間。這三千世間都不過是具在介爾（微細）一念之中，稱爲「一念三千」，亦

名「性具」或「理具」。依此理具三千，而有事造三千。天台宗又主張諸法當體就是實相。這些論點都是採取肯定的方法論與三論宗的否定方法涇渭分明，宛然不同。因此不能說吉藏也講「法華」，注釋「法華」是從天台宗抄襲得來的。天台宗之所以這樣「放風」，無非是借此抬高本宗的身價，借此貶低三論宗而已。

公正地說，正因爲吉藏學說歷經「三變」，他曾在中期攝取智者「法華三大部中的「法華玄義」」，所以他的學說也受到天台宗一定的影響。例如天台宗教觀並重，判教方面在總結南北朝以來各家說法的基礎上提出判佛陀一代時教爲五時八教。五時即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這時根據「涅槃經」中所說：從牛出乳、從乳出酪，次第而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的譬喻而立的。從佛陀的教法方式方面，判爲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從其內容方面，判爲化法四教，即藏、通、別、圓，合稱八教。這些都是對吉藏有所啓發的。吉藏自稱篤守師承，「近承攝嶺興皇，遠遵關河舊義」，實際上却與舊說有很多的不同。例如關河舊說並不講判教，而是依據「佛以一言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的說法，主張「一音教」的，因爲判教是在「涅槃」、「法華」等經譯出後才出現的。吉藏接受了新義，並在判教上作了不少工作，加以補充，這明顯地是受了天台宗的啓發和影響。

吉藏的判教是通過批判南方「成實」五時和北方「地論」「三宗」、「四宗」之說而提出來的。在「大乘玄論」卷五「教迹義」中，他認爲佛說只可分成兩類，由法講，有菩薩藏和聲聞三藏；由人講，有大乘和小乘。但大乘中「華嚴」、「法華」、「涅槃」的說法是不同的，也可分爲三類：一、「顯教菩薩，不密化聲聞」，因爲佛說法時，菩薩與聲聞一起聽，但只講給菩薩聽，聲聞家聽不懂，例如「華嚴經」，聲聞家不是教化對象。

二、「顯教菩薩，密化聲聞」，這類經屬於「般若」（般若經類對小乘說有共與不共）。三、「顯教菩薩，顯教聲聞」，這就是「法華」經類。他對大乘分這三類層次，是根據「法華經·信解品」裡的一個譬喻而建立的。在此品之前的一品，佛陀為聲聞眾授記可以成佛，阿羅漢們非常高興。此品就是得阿羅漢果的聲聞眾敘述自己的體會的，其中有一個「窮子喻」，是說有位長者失子多年，以後兒子被找回家，已是極窮困了。長者準備將家產交付給兒子，可是他習慣了窮困生活，不敢接受。因此，長者想出一個方便辦法，先叫他去當傭工勞役，逐漸習慣富家生活，以後再把家產交他繼承。這個比喻是說，小乘不敢高攀菩薩乘，後來習慣了才敢授記，大小乘二教由於因地不同，在見道過程也是不同的。西藏把大乘分為三個層次的根據，與天台的分五時並用窮子喻是很相似的。但是，三論宗的判教把「涅槃」安放在「法華」之後，這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認為「法華」已是圓教登峯造極了，為什麼還要有「涅槃」呢？三論宗人的解釋是：因為人的根機有利有鈍，對利根的人來說，「法華」就夠了，但對鈍根的人來說，還須做些工作，「涅槃」就是為這些人而說的。這種解釋也與天台宗所講有些近似，可能就是受到天台宗的啟發。不過三論宗沒有完全搬用天台宗說法，猶如華嚴宗提倡性起說與天台宗性具說不同，同樣引起天台宗人的不滿。

### 三、三論宗主要學說——二諦、八不、中道

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宗派之一。因依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等三論立宗而得名。它的學統，在印度是龍樹——提婆——羅睺羅青目——須利耶蘇摩——鳩摩羅什。在中國則是鳩摩羅什——僧肇——僧朗——僧詮——法朗——吉藏。

鳩摩羅什師承須利耶蘇摩，專弘般若性空之教，為四方學者

所宗，道流西域，聲被東國。後秦弘始三年（四〇一）來到長安，秦主姚興待以國師之禮，各地義學沙門聞風來歸者達八百餘人。他住逍遙國西明閣主持規模宏大的譯場，十餘年間悉心從事譯經和說法。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間，共譯出經論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所譯經典極為廣泛，重點在般若系的大乘經典和龍樹、提婆的中觀派論書，內容信實，文字流暢。有些經典以後雖有新譯，但難以取代，在中國譯經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他的門弟子號稱三千，著名學者不下數十人，唯有僧肇精純守一，得其真傳。羅什僧肇之後，長安幾經兵災，僧徒四散，三論傳承，記載不明。此學所以傳承不絕者端賴以「華嚴經」、「三論」命名，兼修禪觀的僧朗，僧朗傳僧詮，僧詮傳法朗，法朗於陳永定二年（五五八）奉敕移住興皇寺。陳、隋的三論學者多出於他的門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吉藏。他著作宏富，陳義精微，評判自晉以來諸家學說，並採取南北各派的長處，大凡當時流行經典多曾經他注疏，在這個基礎上，正式建立中國三論宗。

當時除吉藏一系外，同時弘揚三論學說的也不少，所以三論學說在唐初盛極一時。後來法相、華嚴、律宗相繼成立和流行，此宗逐漸衰落。但大曆年間（七六六—七七九），金陵有玄奘弘傳三論，浙江金華有慧量專講三論，雖至中唐，傳承仍有人在。會昌禁佛之時，此宗章疏被毀殆盡，幾成絕學。清朝末年，海運暢通，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始從日本將三論宗失傳的章疏著作取回。世人方能探討三論玄義而窺其全貌。

三論宗主要學說，是諸法實相部份。諸法指緣起，實相指性空。諸法實相的內容可從二諦、八不、中道三個方面來解釋。

二諦，就是真諦（又稱勝義諦、第一義諦）和俗諦（又稱世

諦、世俗諦)。「大毗婆沙論」卷七十七載：「實是諦義、眞義、如義、不顛倒義、不虛誑義是諦義。」諦是眞理的意思。佛教認爲，就現象言，一切事物是「有」。這是順着世俗道理說的，稱爲俗諦。就本質而言，一切事物是「空」的(也叫「無」或「無自性」)。這是順着眞理說的，所以稱爲眞諦。二諦就是相對的二種實在的認識，用它來解釋實相，是龍樹學說的特徵。在龍樹以後的四、五百年間，這一特徵相沿未改。如七世紀七十年代，唐義淨去印度求法，中觀派與瑜伽行派已經形成。他接觸到當時的龍樹學，在回國後於「畧明般若末頌讚述序」中說：「瑜伽以三性爲本，中觀實二諦爲先，」可見龍樹學說的特徵並無改變。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六家七宗就注意到二諦。其後羅什與僧肇，對二諦說都作了發揮。成實師以論門分別法相時，也把二諦列爲頭一種法門。三論宗關於二諦的講法，是針對各種異說而形成的，因此有它的獨特見解。他們把二諦歸之於言教，認爲它是佛陀說教上成立的，從而提出了「於諦」、「教諦」。這一說法是針對成實師等所說二諦都是在境上或理上講的，把二諦說成是二類相等的眞實(即眞實的存在)。那麼，誰是根本？很難得到辯證的統一。三論宗反對此說，認爲二諦是佛陀用來說法的形式，其實佛之所說只能有一種眞實。這是根據「中論·觀四諦品」：「諸佛以二諦，爲衆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由此可見，二諦是從言教上的。青目對此頌的注釋是：「諸法性空，而衆生倒執爲有，此於世人爲實，仍然可以爲諦，故謂之世俗諦。」合頌與釋來看，二諦之都成爲實，乃是由於各有所對，所以稱之爲「於諦」。如果拿「於諦」來解釋佛法，那就成爲「教諦」。「於諦」中對世俗所謂實在，相當於常識；而對聖賢的實，相當於那時的哲理。「教諦」是把二者統一起來講，就是中道。因爲釋尊只能隨機施教，廣設方便。三論宗根據「

中論」「三是偈」所說：「衆因緣生法，我說卽是空，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把緣起與性空，都看成是假名，二者合起來才是中道。「中論」又說：「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這是很重要的。

「中論」卷首的「八不偈」：「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三論宗是聯繫「八不」來表示中道的。「八不」所否定都是當時對佛說緣起的不正確的看法。「八不」中主要一對是「生滅見」。從緣起觀點看，借助於因緣，乃生種種事物。這很容易使人誤解爲有實在的「生」。另外，由於因緣和合而有生，如果因緣變異就會滅，也使人容易誤解爲有實在的「滅」，這都是完全違反緣起說的。因此還得否定斷與常，一與異，來與出。中道緣起說將這四對偏執，加以否定，構成了「八不」。有了這「八不」，才能通過二諦講中道。當時已有「俗諦中道」、「眞諦中道」、「二諦合明中道」等三種格式，三論宗即依這三類結合，發揮本宗的新內容。如「生滅」，主張實有生滅是俗諦，但從道理上推論無實生滅，只有假生滅，所以應該非生非滅，這叫做「俗諦生滅」，但非生卽是不生，非滅卽是不滅，若認爲不生是實不生，不滅是實不滅，這就與實生實滅同樣是偏見，也應該否定，這樣非不生非不滅卽爲「眞諦中道」，二者合起來講，就構成「二諦合明中道」。其他斷常、一異、來出三對，依此類推。

此外，賢首法藏與三論宗關係密切，把三論宗看成是大乘終教，並著有「十二門論宗義記」，但他之所以抬高三論學，意在對付法相宗，說明慈恩判三時教把瑜伽作爲究竟是靠不住的，並非有意弘揚三論。有人稱賢首是「新三論宗」，那是不恰當的。華嚴宗自判是「圓教」，終教只居第三位而已。